

也胡談

胡適對中國文化態度評議

襟夢庵

近讀中外雜誌二十卷一期李霜青先生「胡適和陳獨秀」引起重讀胡適文存的興趣，重讀的結果，發現胡氏在五卅時代對中國文化的態度不僅不偏激，重要的地方，毋寧還有些保守，這與有些人對胡氏攻擊大不相同。孔子講中庸，史記謂古代學問均「折中於夫子」，從現在世界上偏激獨裁之病看來，吾國以「折中」為講學之道真是了不起的遠見。此道與德性有關，胡適雖生當澎湃之世，卻仍有此中庸德性，胡適本身是受過深厚的中國文化薰陶，骨子裡是深愛中國文化的，我們只要看他二十多歲時所寫留學日記，身居異域，却充滿了中國讀書人的情操，日記上那種清雋的文言文，古典的詩歌，正說明他是一個承先啓後的讀書種子。不過他認為居現代如發揚傳統文化，必須有新的治學態度，要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對傳統文化與以新的評價，賦以新的精神，深入淺出，才能使現在出身於學校的青年接受，把文化傳遞下去。（這裡所謂科學方法，是指自培根以來在哲學及自然科學上所運用的推理、

歸納、考察、實證等工夫。此等方法，正如胡氏所說，清儒已在運用，其實何止清儒，我國歷代通儒治學無不運用科學方法，如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先分類、選材，再歸納、考證就充分運用了科學方法。不過我國古代學者只知運用科學方法，不去作專門的方法論，加以提倡推廣罷了。）同時胡氏認為，今日四海一家，我國的故有文化，必須與西洋文化互相觀摩，去短取長，彼此才能有益，自尊自大，固步自封，對我國傳統文化並無好處，也與古人謙虛的態度不相契合，只有與這種極端守舊的人辯論時，胡氏有較激進的言論，但一到心平氣和的時候，他的中庸之道就油然而生了。他對政治上的態度如此，對讀經、尊孔等傳統文化問題無不如此。現在先就胡先生對讀經及國文教學方面意見作一系統的介紹，看他當年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意見究竟如何。

據現有的胡適文存等書所載，及他以前在各報上發表的文章來看，他只主張不要讓小孩子像以前在私塾裡似的，圖圖吞棗式的讀經。且近

代教育科目繁多，小學生也沒有時間像以前在私塾裡那樣讀經了，讀經只能在國文課程裡或課外去讀。他在「中學國文教授」一文中論古文的教授說：

第二、三、四學年（舊制中學）應多讀古人的古文，我主張分兩種選教材：

甲、選本：不分種類，但依時代的先後，選兩三百篇古文，從老子、論語、檀弓、左傳，一直到姚鼐、曾國藩，每一時代文體變遷都應有代表……

乙、自修古書：最重要的還是學生自己看的書，一個中學畢業生，應試看過下列幾部書：

A、史書：資治通鑑或二十四史（或通鑑紀事本末）。

B、子書：孟子、墨子、荀子、韓非子、淮南子、論衡等書。

C、文學：詩經是不可不看的。此外可隨學生性之所近，選習兩三部專集，如陶潛、杜甫、王安石、陳同甫……之類。

這書目當時開的不免要求過高，時至今日，不要說中學畢業生，就是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能讀過這些古書的也很少了。大家成天呼喊學生國文程度低落，而不知低落原因何在，那原因胡適在民國九年即已道破了。他在國文中說：

從前中學國文所以沒有成效，正因為中學堂用的只有那幾本薄薄的古文讀本，我們試回頭想想，我們自己做古文是怎樣學的？是單靠八九十篇古文得來的呢？還是靠讀古書、看小說得來的？……古文選本都是零碎的，沒頭沒腦的，不成系統的沒有趣味的。因此讀古文選本是最沒有趣味事。因為沒有趣味，所以沒成效。……

這段話今日讀之尤覺剴切。在大陸時代的國文課本，內容豐富，讀之尚有些趣味（如商務、傳東華選本）。今日之標準本內容相當枯燥！而教育當局又規定考大學命題要出課本以內的，於是學生更不看課外書了，尤其不看古書，漸漸的古書也看不懂了。

還有一層，今日之中學生即使想讀古文，想讀課外書也沒有時間，因為英文、數學、公民、軍訓……等等之類的科目太多了。不管學生在家或在校自習，我很少見他們自動讀過國文（除了臨時準備考試），時間都被英文、數學等科佔去了！然而千萬中學生中，英文數學究竟有幾個好的？大半白費時間！我想如要提高國文程度，中學的英文課要減輕，如抗戰時期，初中英文兩小時，且為選科，高中四小時。最好升大學不考英文，如到大學英文程度不夠用，在大學裡可以開班

補修，這樣才可以提高學生的國文程度。

胡適先生對讀經的態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是一個學貫中西、高瞻遠矚的人，對於讀經的態度，既不同於多烘派的盲目崇拜，也不同於輕浮淺學之流的一味蔑視傳統文化。他在「答孟心史先生」書中（文存第四集五〇〇頁）說：

儒家經典之中，除論、孟、禮記之一部份外，皆係古史料……我們在今日儘可挑出論、孟諸書，或整理出新式讀本，或譯成今日語言，使今人與後人知道儒家典型的來源，這是我贊成的。詩則以文學眼光讀之，左傳與尚書與儀禮則以歷史材料讀之，皆宜與其文學歷史同等齊觀，方可容易了解。我對「經」的態度，大致如此。……

這樣看來，今日中學加授論語孟子為「基本文化教材」，也是與胡適當年主張相同的。但胡適也並不把「經」看成萬能，他會有「六經並不夠作領袖人物的來源」一文，他說：「一個偉人的形成，有得力於一時代之特殊風尚者（如師友薰陶等），有得力於學問者，有得力於宗教者，有得力於家庭教育者，有得力於經或理學者，有得力於文學者，有得力於史傳者，其途不一，而皆不能以經學一事包括之……約略計之，經學對人的影響不如史傳，史傳的影響不如宗教……而通俗文學的勢力，又遠過於六經四子書。」接着他論我國的通俗文學，他說：「士大夫偏重制舉的文章（古時科舉用的八股文）與虛偽文學，全不會注意那影響千萬人心的通俗文學。所以通俗文學全在鄙人俗士的手裡出來，可以誨盜誨淫，可以

歡動富貴利祿才子佳人的迷夢，而不足以造成一種健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習慣。」這是何等眼光！試看今日新出版的那些紅紅綠綠的小說，不又回復到清末上海灘上的情形嗎？寫小說也要有廣博的學識，崇高的抱負，對天下後世負責的態度。胡適認西洋通俗小說就比較好，他說：「西洋自希臘以來，古典文學豐富……通俗文學的製作，多出於士大夫階級，故有極動人的偉大作品。」像文藝復興時代的坦丁的作品、神曲、「新生」那樣的內容；十九世紀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作品所表現的人道主義；北歐作家易卜生的劇本中所表現的社會問題；法國文豪羅曼羅蘭作品所表現的偉大個人主義；我們的小說中有嗎？挽救今日的「國運」，光靠提倡讀經與恢復文言文是不夠的。因為這些無法與那些氾濫的黃色、武俠、無聊男女問題的小說爭衡，我們必須更努力地提倡白話文，建立好的新文學，寫出好的通俗小說才可以收效。

現在，再看看胡適對「國故」的態度，在「論國故學」一文中，胡先生引毛子水當年意見云「我們把國故整理起來，世界的學術界亦許得着一點益處，不過一定沒有多大的……世界所有的學術，比國故更有用的有許多，比國故更要緊的亦有很多。」這是民國八年的事，毛子水那時還是青年，他這些話顯然是受了當時輕視國故派的影響。但胡適却不以為然，他說：

「我以為我們做學問不當先存個狹義的功利主義觀念，做學問的人當看自己性之所近，

揀選所要做的事，揀定之後，當存個「爲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研究學術史的人，更當用「爲真理而求真理」的標準去批評各家的學術。學問是不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況且現在整理國故的必要，實在很多。我們應該盡力指導「國故家」用科學方法去做國故的研究，不應先存因「有用無用」的意見，致生出許多無謂的意見。」

「學問是不平等的」，「不應先存個有用無用的意見，致生出許多無謂的意見」這是平心靜氣的合理見解，要知道胡適當年也很年輕，只見他的識見高人一等了。不幸的是後來「無謂的意見」層出不窮，以致就誤了正經事情，這是很值得惋惜的。又胡先生在其「國學季刊發刊辭」裡說：

「國故」包含「國粹」但又包含「國渣」。我們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認清「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一切中國文化歷史」，便可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

又是多麼恢宏的見解，胡適與那些極端反國故派的見解是不同的。根據以上所引，可歸納胡先生關於「國文」、「讀經」、「國故」的意見如下：

1. 他是主張從中學起就提高學生國文程度的。
2. 主張學生多閱覽古書（包括經書）。
3. 關於「經」，他主張選讀論、孟、禮記於做

人有益者，不主張囫圇吞棗地全讀、死讀。

4. 對於「國故」，他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要分清「國粹」與「國渣」，不要盲目崇拜。

5. 主張學問平等，不要因西洋的自然科學有用，就輕視自己的「國故」。

6. 整理「國故」要打破一切門戶成見。

7. 研究學問要用「爲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去批評人家的學術。不可存欺心、鬧意見。

我們不能從一句激憤的話來判定一個人的思想，而要從其廣泛的著述中找材料。從以上所引各點，我們看不出胡適對中國文化有什麼破壞的地方，相反地倒還有功。因為胡先生以深入淺出，津津樂道的態度，將國學介紹給青年一代，所謂「胡派教育家」，他們編國學叢刊，作通俗演講，編學生文庫，使得我國高深的學術通俗化、普遍化了。若使無偏狹固陋的人士在那裡起抵消作用，使「胡派教育家」得展抱負，使全國民智大開，其他派別也許不那麼容易獲得宣傳效果吧？記得民國二十五年，湖南、廣東省府都提倡學校讀經，胡適在「北平新報」上發表一篇評論。他主張讀經不要專讓兒童、少年去讀，最重要的是大人讀經，「尤其做官的人要讀，好好的讀，並要身體力行。」這意見也最切實。

在讀經、國故、尊孔等問題上，他是相當審慎的。例如易經上繫辭傳，文言等文，自宋代歐陽修即認爲非孔子作。蓋因孔子注易，古書上證據甚少，只論語上「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一句，但這句話究竟怎樣解釋，自來就是疑案。而反證却非常多，如子貢說：「夫子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如果孔子晚年那樣注釋易經，像子貢這樣的高足弟子，怎能不可得而聞呢？

講求科學方法，凡事要拿證據來的胡適，對孔子述易一事則堅信不疑，他在「哲學大綱」中說：孔子晚年最喜周易那時的周易不過是六十四條卦辭和三百八十四條爻辭。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條卦象傳，三百八十四條爻象傳，六十四條彖辭。後人又把他的雜說纂輯成書，便是繫辭傳，文言。這兩種之中，已有許多話是後人胡亂加入的，如文言中論四德一段。此外還有雜卦、序卦、說卦，更靠不住了。

胡適只承認易傳中有許多後人胡亂加入的，而不承認歐陽修的易傳乃「注易者之雜說」（見「易童子問」），且亦不相信朱子「其辭（象、象辭）則文王周公所繫」的說法，而一歸於孔子。這是他無意中的「尊孔」表現。自然，胡先生也不承認河圖洛書、先天太極等學說，這是他的批判精神。

又大學中庸二書，原載於禮記。禮記是儒家的叢書，裡面有很多是漢儒的作品。如大學、中庸中的大一統觀念，傳文中分類排比的方法，不似晚周風格，早有人考訂那是西漢「五經博士」的手筆。然胡先生則認爲大學中庸是孔子與孟、荀之間的過度思想，他說：

「不然，那極端倫常主義的儒家，何以忽然發生一個尊崇個人的孟子？那重君權的儒家，何以忽然生出一個鼓吹民權的孟子？那儒家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何以忽然生出孟子、荀子兩派心理的人生哲學？若大學、中庸

這兩部書是孟子、荀子以前的書，這些疑問便都解決了。（哲學大綱）

胡適此說，正與宋儒程子朱子所說大學為曾子所作，中庸為子思所作的意見相符合。而子思授業於曾子，孟子受業於子思的師承關係之說，也得以保存。這又是胡適尊重傳統的地方。胡適有疑古精神，有科學方法，但對中國儒道各家完整的系統，不願破壞，即有可疑的文字（如對易傳、大學、中庸等書）也只說那是後人混入的，而不懷疑其人、其書的真實性，態度非常謹慎，近乎保守。

「五四」前後，對傳統文化激烈攻擊的人不知凡幾，如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吳虞就是一個。但這些人也並不是真仇視本國文化，他們都因忱於守舊者太多，國家將亡，急於革新圖強，才說那些激憤的話來的。後來這些人有的又回到寫篆字、讀古書的生涯裡去，有的則成為政潮上的要角，有的消沉而不為人所注意了。只有胡適堅持他的科學方法，民主精神，學者風度而始終不變。真是「強哉矯！」於是偏右的人嫌他新，偏左的人嫌他舊，「胡適破壞傳統」，「胡適開倒車」的聲浪同時並起。但胡適並不孤獨，他是中國正統派讀書人的代表——偉大的書生！歷代偉大的書生如韓、柳、歐、蘇、朱熹、王守仁、顧炎武以至孔子本人，那一個不受時代的折磨？在今日這變亂的時代裡，有多少誠懇的讀書人與胡適抱同樣的感觸？

還有些人，不顧事實如何，把「打倒孔家店」的罪過一定要加在胡適身上。胡適曾為吳虞文

集作序，但他在序裡說吳所打的是「掛着孔子招牌的店」，並非打孔子的真店。近時哲學者謝扶雅曾說：

「孔子思想當然與「孔家店」裡貨色絕不相同。那店裡已充斥了偽善道學，帖括主義，形式主義，餽釘訓詁學者，以及浮誕的「滿街走聖人」，打倒誰云可惜。」（「人生」三三期，人生觀論戰四十周年書感）

謝先生將「孔家店」的貨色明白指點出來，愛惜孔家店招牌的人可以不必再惋惜了。關於此問題，程天放有「孔子學說的真精神」一文，言之甚詳，關心此事者無妨找來讀讀。

胡適在哲學大綱中，把孔子學說精華歸納為「忠恕」、「仁」、「孝」、「禮」，俱有透關的解釋，他說：

「恕字在名學上是「推論」，在人生哲學一方面只是一個「推」字。我與人同是人，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所惡於上，勿以使下」，故「所求乎子以事父」，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只要記得我與人的相共，便自然會推己及人。這是人生哲學上的「一以貫之」。

胡先生認為孔子的「仁」：「不止於愛人，細看論語問仁各條，可知仁就是做人的道理。」仁之涵義，自宋明以來都把它講得太高了，胡適此解又回復孔子的平易精神。至於儒家講的孝，胡先生認為含有宗教意味：

「孔子是不信鬼神的……所以孔門不用鬼神來做人生的裁制力，但是這種道德的監督似

乎總不可少，於是想到父子天性上去……所以儒家的父母，便和別種宗教的上帝鬼神一般，也有制裁鼓勵人生行為的效能。」

一切喪葬祭祀的禮節，千頭萬緒，只是「慎終追遠」四個字，只是要「民德歸厚」，只是要「民興於仁」。這是「孝的宗教」。

這是胡先生對於「孝」的廣大效用的新解釋，而最好的，我以為還是他的解釋。

「人的情欲本是可善可惡的，但情欲須要有個節制，若沒有節制，便要生出許多流弊。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之中，欲、惡最為重要。欲、惡無節，一切爭奪相殺都起於此。儒家向來不主張無欲，但主「因人之情欲而為之節防」。

「增進人類道德的習慣，必須先造成一種更濃厚的禮義空氣，故儒家極推重禮樂的節文。」

看看今日社會風氣，就覺「造成一種濃厚的禮義空氣」的重要了，胡適對孔子本人也非常推崇，他雖曾說過「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不算好漢」的話，但那是表示他獨立思考的精神，不盲目跟人走。但如果他認為是「對」、是「好」的「人格」或「學說」，他會跟着走的，那自然不是被牽着鼻子走，而是自願。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胡適一再推崇孔子為「勤勤懇懇孜孜不倦的志士」，「實行的政治家」。而「孔子」一章的最後，他說：

「孔子那樣精神魄力，富於歷史的觀念，又富於文學美術的觀念。刪詩書，訂禮樂，真

是一個氣象濶大的人物。……」

從這段話看，雖說「佩服得五體投地」亦無不可。胡適一生，雖學說上受近代西方學術影響，不無變化，然大體仍一本儒宗。我們試一比較，他既非「道家」，亦非「法家」，既不主張極權，亦不主張放任。其所以主張科學民主者，蓋此道合情合理，仍與儒家相近似的原故。他一生私生活謹嚴，對人平易和氣，不熱衷於做官發財，也不立異鳴高，一襲長衫，學不厭，教不倦，孜孜勤勤，死而後已。這不與他所讚美孔子的話相似嗎？學聖，學賢，力行最難。胡適是以人格、行為實踐了孔子精神的人。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也」，生在今日，如不能融合新舊，吸收外來的學說，也就不配為「學者」。只知崇拜外國的新學說，而不能加以批判，不重視本國文化傳統者，也必無前途。學術文化也同藝術一樣，雖有世界性，然亦有民族性，俯仰隨人的人，決不足言學術文化。

謝扶雅「人生觀論戰四十週年書感」一文中云：

「一個學術理論的背後，須有實踐行為的品格（誠）為之保證，「言順行，行順言」，才有真實材料的價值。中國所謂儒學，素來包括「儒行」。要是它年中華文化對世界有所貢獻，必是這種坐言起行的卓越人格，與以人格去支持的「道」，而不是空架構與玄談。」如以此為標準，求之近代學人之中，胡適是為數寥寥的「言行一致」而有「人格」去支持他的「道」的學者之一。無怪他不僅為國人愛戴，亦為學世愛戴了。

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森·李寰等著 定價肆拾元

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定價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郵票通用）

中外雜誌稿約

- 一、本誌園地公開，舉凡人物傳記，旅遊記趣，生活體驗，趣事軼聞，真實傳奇等稿件，均所歡迎。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者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出版後酌送稿酬並贈本刊。經採用之稿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本誌交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時，不另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不許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如須退稿，務請附寄掛號郵資以免平寄遺失，來稿請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
外雜誌社編輯部收。